

德 国 哲 学 与 文 化 拾 零

欧阳康 （武汉大学哲学系）

1994年秋冬，受国家教委派遣，我应邀赴德国柏林参加第16届国际政治学大会，会后执行博士生导师研究项目，先后访问柏林洪堡大学、自由大学、慕尼黑大学、波恩大学、特里尔大学等校哲学系和研究机构，就两德统一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学、当代德国哲学研究的热点等问题，进行了学术考察和交流。现将有关情况简介如下：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德国大学的境遇如何？据洪堡大学哲学系主任杰哈德特（Vloker Gerhardt）教授等介绍，德国统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原有的意识形态地位，从而人们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待它，并进行更加自由的探讨。该大学仍然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但不再作为必修课，而是选修课。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当作德国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和一种成果来看待。马克思作为德意志民族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思想家仍然受到人们的尊重。在位居原东柏林区的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塑像依然完好。我几次去或路过那里，均有人在那里瞻看和与之合影。在洪堡大学教学主楼的正厅墙上，金字镶成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那句名言仍然熠熠闪光——“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纪念馆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心，珍藏着许多极其珍贵的文献，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游客，确已成为国际性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中心。

德国人珍重历史，各种名人名事名址均有纪念碑馆或提示标牌。在学术研究领域，康德哲学受到的重视则更为突出。对康德本身的哲学思想的发掘与探索已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相联系。特里尔大学哲学系亨斯基（Norbert Hinske）教授20多年来潜心研究康德，在全德以至国际康德研究方面享有盛誉。自1981年起，他带领一个小组运用电脑研究、整理、编撰《康德逻辑学文稿索引》。对各种文本进行词条化处理，整理一般词和关键词两个系列的词条索引，再记录各词条在各种文稿和各种版本中的出现频率、使用背景和含义演变等，由此而揭示康德逻辑思想的总体结构与细微末节、特定含义与历史发展等。《康德逻辑学文稿索引》全集计划14卷，已出7卷。此项研究得到了校系和社会的大力支持。亨斯基的下一个研究计划是运用电脑整理《康德伦理学文稿索引》，全集计划22卷。

科学哲学是当代德国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慕尼黑大学哲学系教授沃尔夫岗·鲍尔泽（Wolfgang Balzer）等人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科学理论模型，于1987年出版了巨著《科学的建构》，成果引人注目。笔者慕名访问了他。据他介绍，他们这个项目的独特贡献主要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提出关于科学理论的普遍的形式变换理论模型。他们提出了“理论网络”、“理论测量模型”、“理论测量方法”和“理论测量标准”等一系列新概念，并运用它们来表征较大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科学理论方向的相互作用。他们制定了一种新的精确的标准来区分特定科学理论中的理论成分和非理论成分，从而结束了过去许多论者由于缺乏规范标准而长期进行但并无结果的争论。其二，运用他们提出的普遍的形式变换的科学理论模型对

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理论进行重构。例如，经典几何学，经典的和相对论的时空理论，经典力学，经济交换理论，社会网络理论，雅可布森的文艺理论，弗雷格关于无意识的早期心理学理论，希波柯雪特的医学理论等都在他们的重构视野之中。其三，运用结构主义原理建构了一个关于社会制度的新的、精确的、普遍的和更具解释力的经验理论模型，这种理论模型比现在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模型更加现实和更富于解释力。正是他们在这方面的探讨与笔者长期关于社会认识论和社会认识方法论的思考产生了许多交叉和契合之处，而他也产生对我国社会认识论等研究成果的强烈兴趣。我们共同策划并期盼着在这些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法兰克福学派被不少德国哲学家认为是当代德意志民族对于世界哲学的一个独特贡献。当我问起谁是当前德国哲学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时，好几位德国学者均毫不犹豫地首推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被认为是法兰克福的第二代领导人，今年 65 岁，已从法兰克福大学退休，但仍活跃在欧美哲学界。近年他大部分时间住在美国。

德意志民族为什么会保持着如此浓厚的理论兴趣，为什么能在近代以来产生如此之多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和哲学家？这是笔者这次德国之行想弄清的一个问题，于是不断地将其列入话题。不料这似乎成了我的所有问题中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几乎没有一个被访者能够系统地说出个子丑寅卯，好象这个问题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思考范围。最后还是只好由我自己来寻找答案。在这短暂然而丰富的访问中，德意志民族的两个方面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是深厚的历史意识，二是强烈的独立意识。历史深厚也许是整个欧洲文化的共同特点，而德意志民族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独特自信。就在马克思的故乡，那座被称为“历史之城”的特里尔，不仅保存着许多自古罗马时留下来的遗址遗物，在城中心广场一座中世纪风格楼房的墙上，还赫然刻写着：“特里尔城比古罗马城要早 1300 年”。仅有历史意识还是不够的，还要有现代的独立与创造。这正如鲍尔泽教授在听到我关于德意志民族理论兴趣的提问时，沉思良久方喃喃说出的，“我的父母从小便反复教育我们要独立思考。”珍重历史又不拘泥于历史，立足于传统而又自觉进行符合时代特点的独立文化创造，这也许正是德国历史、德意志文化和德国哲学中最为深层和宝贵的东西。

（责任编辑 李立新）

（上接第 42 页）

④⑥⑦⑧⑨：[美] A·F·奥斯本：《创造性想象》，中国发明创造者基金会 1985 年版，第 1、16、16、15、15 页。

⑤ 法拉格·穆萨：《女发明家》，中国铁道出版社 1992 年版，作者序言。

⑩ 李光伟：《时间管理的艺术》，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1 页。

⑪ 参见王银江等：《未来人才学》，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7 页；[美] 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系据其《走向现代化》一书及其另一部现代化问题研究专著，由坂陆君先生合并编译而成，书名为编译者定），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⑫ [美] 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冲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公司 1985 年版，第 1 页。

⑬ 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审议报告（1983 年 6 月 26 日）》，载教育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编译：《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

⑭⑮ 上海市创造学会选编：《智慧之星——1991 年度上海市创造学论文选》，上海创造工程研究所 1992 年版，第 30 页。

⑯ [美]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39 页。

（责任编辑 李立新）